

没有嫁给名士的女画家

韩进

董其昌称赞晚明女画家的突破云：“求女人相了不可得。”他在一段针对杨慧林和林雪画艺的评论中，以南宗喻杨，以北宗喻林。今天的观者，不管是想看女画家独立精神的，还是期望管窥晚明艺术世界之一斑的，在看到这些插图的那一刻，大概都会感到程度不同的不安。

万历年间的两位才女杨慧林、林雪，以清才动人，并称画史。她们在西湖边上卖画，经历坎坷。剧作家李渔悯其不遇，在新撰曲本《意中缘》里，依时下流行的国士明珠的套路，为杨、林二人各造一桩完美姻缘，一嫁董其昌，一归陈继儒。曲中人名字号取自现实，人物关系则属生造，真实与戏剧的映射参差，敷衍出真假迷离的传奇故事。

《意中缘》又请来嘉兴才女黄媛介来作评点，女画家评女画家，噱头十足，显示了出版人的高度敏锐。黄媛介江湖鬻艺，以笔墨谋生存，自然深晓个中道理。要胜任点评者的任务，她必须首先是一个歌颂者。其次，要谙熟画学，能提出专业意见。第三，要以女画家的身份，为这戏曲增加可看性。女性、画家的再叠加，黄媛介和曲本女主角杨云友（原型杨慧林）一起承担起满足读者凝视欲望的责任。

黄媛介三项任务都完成得很好。在前两项中，黄媛介主要是一个观者，她去看戏，看女画家杨云友。戏一开场，董其昌和陈继儒二人议论画画应酬。黄媛介叫好道：“非死于笔墨而复还魂者，不能为此折肱语。”（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清刻本《意中缘》，以下同，不另注）又频繁地称赞李渔“锦心绣口”、“彩笔行文”、“千古绝技”。遇情节有梗滞处，亦巧妙地予以回护。《沉奸》出中，杨云友、妙香和老黄三人合力把醉倒的是空和尚丢下水去。虽然是空坏事做尽，但三人沉奸之后，马上就“如今好了，我们三个人的大仇都已报了，且坐过来吃钟喜酒”的情境转换，还是颇显突兀，与敦厚正面的价值观相违背。黄媛介就特为解释道：“种种奸谋，般般毒计，适足以自毙其身，此传奇之本意也，解人观场，当于此等处着眼。”

在《卷帘》一出，杨云友面对数位求画者，当场挥毫：

【北折桂令】（旦看净，画介）觑着他那花面偷瞧，早不觉画出

个盗果猿猴，窃食山魃。汗巾完了，妙香送过去。（老旦付巾，净背看得意介）妙！我的汗巾是临了拿上去的，倒先画起来，可见有意到我了。藏在袖中，就做他的标记。

（旦看副净，画介）便将他那山野形容，老实规模，画做个本分渔樵。手卷完了，送过去。（老旦付副净，副净收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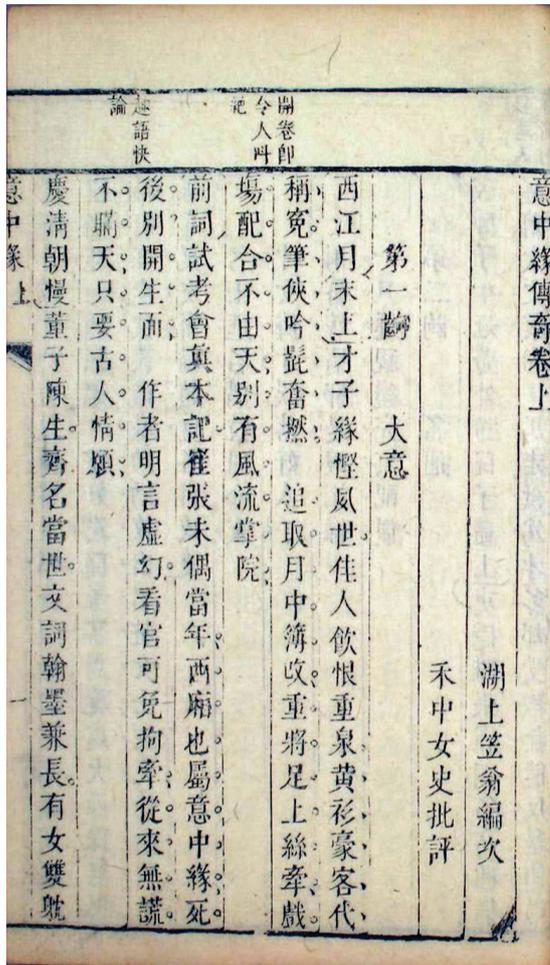
（旦看末，画介）试看他老婆姿，好一似风前瘦鹤，且待我肖神情，画一个雪里芭蕉。册页完了，送过去。（老旦付末，末收介）

（旦看小生，画介）试觑他神气逍遥，须髯飘飘，待画个岭上孤松，当做颊上三毛。扇也完了，送过去。（老旦付小生，小生收介）

李渔精通艺术鉴赏，描写得神情逼露，透出中国绘画语言中种种独特的关窍。花脸大概面相猥琐，画家画了一只偷食的猿猴做比。猴子偷桃的画面活泼灵动，寓意吉祥，向来被看作是贺寿的嘉礼。经李渔这一打趣，接受者再见此类图样，难免心里打鼓，平添一层疑虑。花脸后来果然痴缠霸道，与女画家一行好一顿口角。副净看上去老实本分，给他在手卷上画了习见的渔樵人物来对应。清瘦衰颓的老生对应一棵写意的雪里芭蕉。芭蕉不是长青的物种，闽广之外，雪中难觅。王维创立的这一画题，后人多解作画讲神韵的典型，钱锺书则认为其中暗含“毕竟无”的禅理。最后一位小生颇有喜感，画意也最出人意料。扇面绘山岭上立一棵松，不是喻他品性贞洁，也不是恭祝他福寿绵长，而是暗示他面上多生的髭须。

画家观察了每一位求画人，由外貌特征而及品性心理，为他们量身定制成画。黄媛介批点云：“肖人作画，暗寓品题，是云友生前长技。”这一句评语提供了有益的画史知识，体现了黄媛介的专业优势。

在第三项任务中，黄媛介要自觉地转换为一个被看者，现身说法。有一个情节是这样的，一帮不怀好意的男性求画者，想要一睹女画家的姿容，便捏造谣言，说女主角杨云友其实不会画画，全依赖背后的捉刀人。这样一来，就又是女画家当众挥毫，



↑清刻本李渔《意中缘》卷端，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

→林雪观音像，自《历朝名画观音宝相》



又是撒下桌围看脚，种种露骨的低俗把戏。黄媛介还煞有介事道：“余少年时亦受此谤，然坚持不动，彼亦无奈我何。只此一节，稍胜云友，索书画者颇能谅之。”评点人自觉拿出个人经历来作为爆料，语气中有对戏里主角的同情，又微露自矜之态。

才女嫁名士是《意中缘》式的圆满。剧中人董其昌忖度杨云友的姻缘：

我想那个女子有这样高才，又有这样绝技，岂有不择婿而嫁之理？当今负才名者，就是我与眉公两个。

女二林天素（原型林雪）被扣山寨，想的是：

说甚么文齐福齐，到如今祸也齐，想是我烟花不该做名士妻。

现实中杨慧林自有良人，黄媛介仍以她“生前未嫁才人”为憾。倾国倾城貌的柳如是兼得多愁多病身，若非归于名士钱谦益，赖其财力养护，恐怕性命堪虞（陈寅恪先生语）。黄媛介嫁的却是贫士杨世功：

著书不费居山事，沽酒恒消卖画钱。

贫况不堪门外见，依依槐柳绿遮天。（黄媛介《夏日纪贫》）

生活必需品要仰赖鬻艺所得，她得亲自张罗生计。要体面

地卖画，包括两个方面，一是建立声誉，保证画有销路；二是程序上体面。学者认为当时的才女们常常通过展现自身多方面的才华，在与名士的品题互动中获得声誉。马湘兰之于王穉登，杨慧林之于汪汝谦，黄媛介之于钱、柳夫妇，都是如此。黄媛介在钱谦益位于常熟和南京两地的府邸住宿，与柳如是说是“曾陪对镜，也同待月，常伴弹箏”（黄媛介《眼儿媚·谢别柳河东夫人》）。这不知是黄媛介为稻粱谋，还是钱谦益另有想法，但于黄媛介而言，确实为外人所轻易不得见，免去颠沛之苦。末世的烽火烧来，她与钱、